



第十二期



關於戰時貴州民衆教育問題

石其

民衆教育是全部教育當中的一部分，是普遍和深入民衆訓練的唯一工具。在「全民抗戰」展開的今天，無論前方和後方，都是異常需要的，尤其是在戰線後方的地方，更爲切要。因爲現代的戰爭，不是單純的軍事戰，而是整個的國力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須全部動員的，而且也惟有整個的動員，配合着軍事行動，才有勝利把握。

在戰事未正式爆發以前，蔣委員長曾領導着國大咬緊牙根忍痛的準備了六年，曾一再的指示我們迅速實施普遍的民衆教育，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其不幸年年有着外患和內憂，遍地有着貪污劣紳的阻礙，所以儘管在尊嚴的命令下，輿論的督促下，在內地雖也曾雷厲風行的實施過，然而這是異常不夠的，到今天，各地民衆組織不健全的事實，擺在眼前，就把過

去的一切都說明了。

貴州在偏僻的區域裏，教育是談不上的，尤其是民衆教育，更是萬分談不上。許多偏僻的縣城，「讀書人」寥寥若晨星，而許多較遠的鄉村裏，更常常是數下或數百里沒一人識字。民衆沒有受教育訓練的地方，也就封鎖了勢力最厚，民族意識最消沉的地方，那麼在現在全民抗戰的時期，這偉大艱鉅的抗戰任務，他們如何肩負得起呢？

以貴州在西南所處的地位來說，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民衆的教育，却那麼的不夠，這實是令人非常難過的事情，因此，儘管現在來談民衆教育，已經是晏了，然而「亡羊補牢」，只要我們以苦幹硬幹的精神，迎頭趕上，迅速實施，也是可以趕得及的。因爲現在的抗戰，是長期的抗戰，雖是一槍一彈，亦必抵抗到底，那麼只要我們趕緊的把民衆訓練出來，武裝起來，仍是對戰爭的前途，有着極大的幫助。

現在我先就個人的管見數及，提供幾點意見，

(一) 抗戰中的民衆教育，是具備着四個目標的，第一是覺醒和加強民衆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使之覺悟到民族的危亡而激發其抗敵情緒；第二是增強其作戰力量，改良其生活方式，使其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均戰時化；第三是加強產技能，供應前方需要；第四是實地訓練，作帶隊人力的補充。根據這四個目標，所以抗戰中後方民衆教育的方案，應該是非常具體的辦法，而不同於過去（北伐時期）的標

語口號的激勵；尤其是要配合着實際環境的許可，有計劃有步驟的實施。貴州過去的民衆教育，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成績，然而自抗戰開始以來，各地是否適應戰時民衆教育的目標，擬具具體的實施計劃和辦法，頗成疑問，所以要希望各地民衆教育真正的擔負起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工作，各地教育當局，實有切實考慮，根據抗戰教育的目標而擬具實施計劃的必要。

(二) 戰時民衆教育的實施，我們已說過，是必須很實際的去達到上述的目的，但我們知道，一切工作的開展，都以民衆民族意識的覺醒爲前提，所以這裏必須養成一般民衆的青少年學生，抗戰後接濟的分子，每日每夜都作着普遍的，深入的，通俗的宣傳，用簡單的街頭話劇，用一文錢的抗敵募捐，用流通的圖書畫報展覽，去到偏僻的小巷和農村裏宣傳，使民衆有一個認識，認識日帝國主義的殘暴，使民衆有一個信仰，信仰黨和中央政府，崇拜戰爭的光榮，使民衆有一個民族的光輝，然後民衆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才能真正戰時化，才能真正的武裝起來，才可以不與抗敵的情緒，甚至厭惡徵兵，厭惡戰爭。

(三) 由教廳命令民衆教育，或直接辦理一種民衆教育的特別訓練班，以一個月或兩個月爲期，每星期

本期目錄

- 一、關於戰時貴州民衆教育問題.....石其
- 二、日本在火山脈上.....海聲
- 三、一週簡評.....符、錫、珠
- 四、情談譯國.....辰鐘
- 五、從敵報半談到發動貴州劇運.....向京江
- 六、東戰場新形勢圖.....
- 七、抗日問答.....彭玉祥
- 八、盧廷紀略.....
- 九、孫桐齋炸藥清記.....
- 十、一週戰況.....



即赴各級小學教育和成年教育的任務，把不其必要的一些學科暫時停下來，將小學課餘的時間，實施成年教育。每天施行軍事訓練，教導防止漢奸的方法，把小先生制推行到成年人來，要使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也知道抗戰的意義。然後要使每個人想到補救戰時生產的對法，要大家用腦筋去思索實驗，以提高他們的抗敵情緒。

(四) 在目前一切與抗戰教育不甚切要的教育行政，都把它暫時停下來，把許多地方不甚適合的學校，都全部合併起來，把節省下的經費，補充到必要地區的民衆教育上去。廣泛地組織民衆識字班，把識字班或小學校裏的學生們，全部組織起來，以極富於戰鬥

性的名詞！如突擊隊，鑄釘隊等！加在他們的頭上，使成爲正式軍事化的組織，必要時即抽赴前方。民衆教育的重要，前面也曾說過，但實施的困難，也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在農村，農村民衆訓練的重要，正如本報前報冀北先生在「農村國防化」一文裏所說，「站在國防線上的戰士，是以來自田間的農民爲主要分子」，然而實施的困難，也以農村爲甚，希望教育當局迅速的理想實施的辦法，具體的執行，然後才能負起目前抗戰的任務，否則所謂義務員，民衆不爲不真正的到前線去抗戰，而且對政府對戰爭發生許多惡印象，這對於抗戰前途該是一個極大的危害！



日本在火山脈上

傳聲

一九二三年九月，東京橫濱發生了空前的大地震，這對於「火山國」的日本，無異乎是一個嚴重警告！

「在火山脈上，日本正在一天天走向毀滅！」這是「日本帝國」本身的一個大危機。日本地質學者時常在以這一危機警告給他們國民，造成「大陸移民論」的有力根據。

是的，這是日本一個不能消滅的極大危機，在火山脈上，每一個火山口都有著即將爆發的可能；現時，這危險性的火山口已遍佈在日本三島，一點也不能逃脫。

在事實上，對華進攻是已經成了軍閥日本唯一的大國是：爲了應付中國英切劇烈的抗戰，配給非常巨大的戰費，自全國陸軍百五十萬人中的八十萬，海軍二二二艘戰艦中的一七八艘，空軍二千架中一十

二百架。僅僅是不宣佈戰狀態下的三個月，僅僅是「佔領」津浦平漢平綏正太洛濟路一部分的死城，和上海一隅的一片焦土，他所付給的代價，却已經是二十五萬萬元的戰費，和十八萬人的骨灰！

對華進攻是軍閥日本的一件「最大國是」，而軍閥日本最強大的敵人並不是中華民國，以三分之二的國力對華，餘下三分之一的國力夠不夠挽回日本的厄運？這也的少數軍人無所謂顧慮，但是將近失掉靈魂的政府，恐怕也不會再安於緘默。

銀行和有產階級對被壓迫吞下的赤字公債已經「吃不消」，而戰時無限制的資本徵集和貿易限制，更成了一種十足的自取手段。這種收緊之端支持的结果，只不過換得更嚴重的恐慌，這當中，所隱藏了的戰爭素質，恐怕已經成爲對日本歷史演變的一個大力

量。日本政府已經結了在華舉人以這種命令文：根本年底在華北佔領黃河以北地帶，在華東取得上海戰事

一週簡評

英國 在本年八月初旬，「英義調整邦交的呼聲」，一時甚爲響亮上，英又對於波蘭，以致後來地中海問題之解決，終以「半武力」

「外交」形式出之，西歐問題一時驟趨緩和，然西歐大局，仍未脫其危險境。

當日德義「反共公約」締結之日，正太平洋問題極緊張之時，在東亞方面保有重大利益之英國，此時不惟不立時積極行動，且進行英義談話，力謀對德邦交，極密大臣哈立氏更聘問柏林，謀論「西歐公約」，此不能不令人對「紳士外交」增「神秘」之感，同時且將「大英帝國」之「偽行進」。

實則英以其殖民地問題之複雜，大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太平洋利益不能忘後，而地中海問題尤有切膚之痛也。在地中海問題未解決以前，英決不敢在太平洋方面取其更進一步之動作，這是能舉生對感到煩悶。換言之，英在太平洋方面所取之步驟，當以說德義轉心爲轉移，吾人對英在中日糾紛之努力之估計，應出今後英義外交界來推測之。

蘇代 當九國會議第二次邀請日本出席會議中，當於八日發出後，蘇聯代表李維諾夫竟以爲十日晚首途反莫斯科，據某某方面之解釋，以爲九國會議當時擬組織一「小國聯盟」，或「非正式聯盟」，再與日本進行談判，

「某某」國不願參加，甚至連日本使團亦參加，李氏不願，因而首途返國。李氏此行，曾向記者發表談話，略謂此行赴國係預定計劃，一俟九國會議工作進入積極階段，又須本人親自出席時，仍當出席。

李氏之憤然返國，固因「某某」國不願參加，且小國聯盟以「非正式」爲名，實則九國會議之行政是日方出席之采納與否，亦不無關係，安之，蘇聯對蘇日之善惡觀其界文，似知不可以不察。

的勝大勝利，在華南及休海兩島，於是將軍事結束。這正是日本「速戰速決」的唯「戰略的表露」；然而他如左掉，中國的戰略是持久抗戰，一天不達到最後目的，收復全部失地求得民族解放自由，一天也決不會停止進攻！

不久以前在日本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結城豐太郎任了職相，回到家裏來，他的少孫子向他說：

「同學們都說爺爺當了大藏大臣，叫我請你把物價降低些呀！」

這一個小學生代表同學們的請求，正是代表了日本軍閥們對後方的呼聲，也正是說明了所謂非常時期日本社會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由於「鐵代價」口號的提出，日本軍閥已經一手扼了日本民衆的頸項；軍費戰費的龐大，軍需工業的膨脹，造成了「殺人物品」的騰貴。在「負擔均衡」的原則下，食，住，行，文化的與物質的一切價格也高到幾十幾百倍。「自殺賣屍」已經成了無足驚異的事實，「生活難」的呼聲已經被認爲陳腐而沒有一點刺激性。

據昭和十年度的調查，日本一年間增加的人口近一百五十萬，這人口激增數達到最高度的日本民衆，除掉軍閥爲滿足野心而驅使到戰場去做炮灰外，就是安放在國內極度不實的社會中，去過「非亡國」的亡國奴生活。所謂真正的日本，就如D. H. GAY所說：「是一個充滿了苦難，狹窄，社會仇恨，復仇精神，神經病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活地獄；是一個地主和農民，廠主和工人，大資本家和小工業家，男人和女子，青年和老人不斷地衝突着的國家。」（文摘旬刊第二號第八頁）

「二二六」事件以後，日本法西斯軍人的氣焰高漲到萬分。幾年的日本政治史，可以說是法西斯與政黨鬥爭的痛史。

十月八日大政翼贊會又出一個消息：「今後我們中，發現「現存」沒有志氣在華將士降，要面我們最值得重視的有以一段：

「軍閥要廢止今上陛下，而以軍閥方便秩序又爲天皇。二二六的時候，川島幸三，武藏大將等不是曾通電全國的師團，一爲要放逐今上陛下，樹立新天皇而造反嗎？軍閥要使陛下有名無實，要使自己成爲日本的獨裁者。」

從這一段當中，使我們知道，在日本所謂「舉國一致」的號召來轉移國內爭奪的目標，可是，對華戰爭的棘手，外交陣容的凋敝，國際輿論的譴責，已經一天天加重了國內不信任的成分；戰期的延長，所影響於日本政局的是什麼？這並不是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

五

「在火山脈上，日本正在一天天走向毀滅。」

這「火山口」內部所包藏的危機是相當的嚴重，他全國內的火山口都在騰着烈焰，冒着熱液，總有一天，會忽然爆發出來，毀滅了他的全部。現時，中國的美勇抗戰，正在一天天加增日本火山口內部的熱力。然而，瘋狂的法西軍閥，到今天，好像還不會發現他自己的危機。

此於李氏履行發言「此行係預定計劃」一言可以測知也。（揚）

據北京十三日電，美英法出斯九國會議代表，擬定一種警告日本之宣言，內容謂日再對和平調解拒絕，則九國將採取強硬之步驟，同時對於日本所謂防共之藉口，亦加以駁斥，並證世界文明人類，仍願爲和平的真理作有力的奮鬥，而敵人亦無從再散其煙霧矣。

當中華以代表反對努力，或有退出會議之可能，此又足證侵略者之執迷不悟。

吾人爲爭取民族之生存，與夫保衛世界文化計，任何犧牲，固所不惜，而英美法等諸國，亦必能貫徹其對日有力之制裁也。（揚）

上海和太原的先後退出，是這一週以來最重大的事件。本來在事實上，我們不能否認是比較失利的一着，然而這不會給我們的全面抗戰局勢以怎樣的影響，更不能說是戰局已告一段落。

敵人的戰略是速戰速決，我們的戰略是持久戰與消耗戰，敵人因爲是速戰速決，一定就集中全力來攻擊他所理想的目標，上海和太原，於是遭受了最大的襲擊。現在雖然兩地都暫告失守，然我們消耗戰的目的已經達到。何況，敵人越加深入，在戰事上越是有利呢？（琳）

太原失守後，敵人積極進攻津浦線，這是一定的事實；因爲敵人現時很希望及早結束軍事，但又不能放棄佔領華北五省的野心，當然，繼冀察晉綏之後，魯省已經成爲一個最大的攻擊目標了。

我們現在要這樣認定：敵人加緊進攻，我們只有加緊抵抗；我們犧牲一寸土地一個士卒，要向敵人討回十倍百倍的代價；現時敵人已經消耗了不少的實力，我們再支持抵抗下去，最後的勝利已經不遠了。（琳）

津浦線吃緊



從戲劇運動說到發動貴州劇運

向京江

一九三七年在中國文壇，曾有人稱爲「戲劇年」，倘以今年戲劇界的活躍來和過去相比，這個稱譽是確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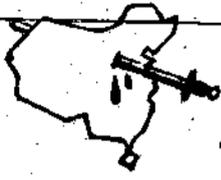
戲劇運動能夠得到很大的開展，打破了好多年的

沉寂，是在北平學生一二九救亡運動以後，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一方面是戲劇是極確切爲宣傳最好的工具，一方面是、劇擔負起前線未擔負的救亡任務，由於這兩個原因，跟着廣汎的救亡運動，戲劇運動也廣

汎的波及全國，戲劇團體的增加，救亡劇本的陸續產生，戲劇演出隨時而且各地都有，這是大家看到的事實，到了今年，爲了救亡之工作更迫切，許多戲劇工作者也更加努力，於是戲劇運動，與旺有如烈火！到處燃燒着。另外，單指演出藝術而言，也極其燦爛，二月初在京會看到業餘劇人演「大雷雨」，幾乎滿場觀衆，莫不對此舞台上神速的進步現象表示讚嘆！然而客觀環境的束縛，雖在戲劇年，尚有不少劇本無法上演，這是中國救亡運動的絕大苦悶！但八二三以後，這個苦悶完全消滅，目前戲劇工作的活躍，便是證明，舉凡戲劇工作者，在此時機，也應該有更大努力！

清談誤國

辰鐘



目前的中華民族，是在生死線上掙扎着。

因此凡是要維繫中華民族生存的中國人，都不顧一切的犧牲——犧牲生命財產當然犧牲了一切的存見，未參加這個已經展開了的民族生存鬥爭。別的不必說，就祇以中國共產黨而論，他已經宣言放棄過去的不適合中國的政綱政策，來實行三民主義，一致抗敵了。

這當然是一線生機，是中華民族未來的光明，是抗戰前途必然勝利的條件。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畢竟在中華民族生存解放戰爭當中，仍不免有許多障礙。

漢奸便是這些障礙中最大最可惡的一種，它隱伏在各社會層，像毒菌隱伏在人體各部份一樣，隨時給我們嚴重的威脅。

然而我覺得真正的漢奸不僅有法律嚴厲制裁，而且人人可得而誅之，但是還有一種有意無意不知不覺而發出錯誤的言行，他們不根據事實，不負責任的放言高論，大吹大擂，其結果對國家民族的影響，非常危險。這些人比起真正的漢奸

，還要惡毒得多。

聽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法國發生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便是有些自稱思想權威者自願作廢物宣傳家，專門宣傳敗北主義。他們一貫的說，德國怎樣的利害，法國怎樣的敗北和不行，以至說到戰爭的可怕，無形間消滅了法國人民戰爭意識，使一般人都失去勇氣而自餒，他們當然沒有受馬克收買，然而法國政府認這些比馬克收買的漢奸還可憎的東西，祇有請他們坐牢，一直到戰爭結束。

我想這種人在帝國主義火拼的場合裏，在我們的眼光中，或者還另有一番說法——意思是還不想移可恨，但是，這些人是產生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或者說是產生在國家民族被侵略而抗戰的生死掙扎裏，那麼這些人，真是不知他們所具備的是何心肝。

目前中國有沒有這些人呢？我的答覆是有，而且常常爲人們不大注意。所以我得請求同胞們要特別注意。

作者從鎮江到貴陽，一路起訖，經過到公演，這決非巧遇，而確爲八一三後戲劇運動更活躍的證明，鎮江時，鎮江的江蘇省會戲劇協會正在鄉間以露天方式演鬼的「濟家店」，抵漢口馬彥祥領導的救亡演劇隊（第一隊）正在演最後一場，接着九一八紀念日，漢口學生演了王震之的「咆哮的河北」等劇，到了重慶，又有怒吼劇社在演「保衛廣濟橋」三幕劇（上海劇作者集體創作），到了貴陽，喜出望外的又聽到毅成中學公演的消息，可敬的是連演四天均爲救亡劇，這個現象說明了救亡戲劇在目前是大衆需要的東西！

貴陽之藝術是荒蕪的！這是到貴陽住了月餘的印象，然而荒蕪不是枯瘠，枯瘠的地方，不能播下一粒種子，荒蕪的地方，卻可以漸漸地繁榮起來，在荒蕪的原野上，我們已經看到幾個辛勞的拓荒者在流着汗了，爲「毅成」公演參加的工作人員爲籌備演說「夜光杯」、「沙陀」諸石，爲「劇文線」上對戲劇理論探討的朋友，爲「狼火週刊」上從事劇本創作的執筆者，還有在夜晚街頭發聲燈旁，用一種執步的形式化裝宣傳，對民衆宣傳的小學生們，他們的努力，已使貴州的戲劇運動露出萌芽。

然而少數的拓荒者在廣大的荒原上，定然有寂寞

之極，因為少數人的努力是不夠的，要有相當的成績，則需要相當的同志，在貴陽，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對戲劇極高熱忱和興趣的男女的青年，這許多青年應該立刻起來參加戲劇工作。

貴州全省抗戰後援會發起組織戲劇工作團，是一個新舉！為了救亡，為了推動貴州的戲劇運動，規模較大的團體是必要的，戲劇工作團已邀請各戲劇團體參加，我們希望各團體趕快推派代表，促成其事！此外，更希望貴陽的愛好戲劇的男女同志也趕快踴躍參加，使戲劇工作團早日正式成立，早一天進行工作，在年內，就可以有一次盛大的公演，供獻貴陽民衆之前。

戲劇工作團成立的意義是大的，積極方面，是為救亡宣傳，消極方面是為貴州的戲劇運動，將來能夠在貴陽及各縣的城裏和鄉村中作巡迴公演，也必有兩方面偉大的收穫，救亡的意義深入民間，戲劇運動發展全省。

一努力罷！願意從事戲劇工作的伙伴們，使得作為戲劇年的一九三七，也是貴州戲劇運動的發動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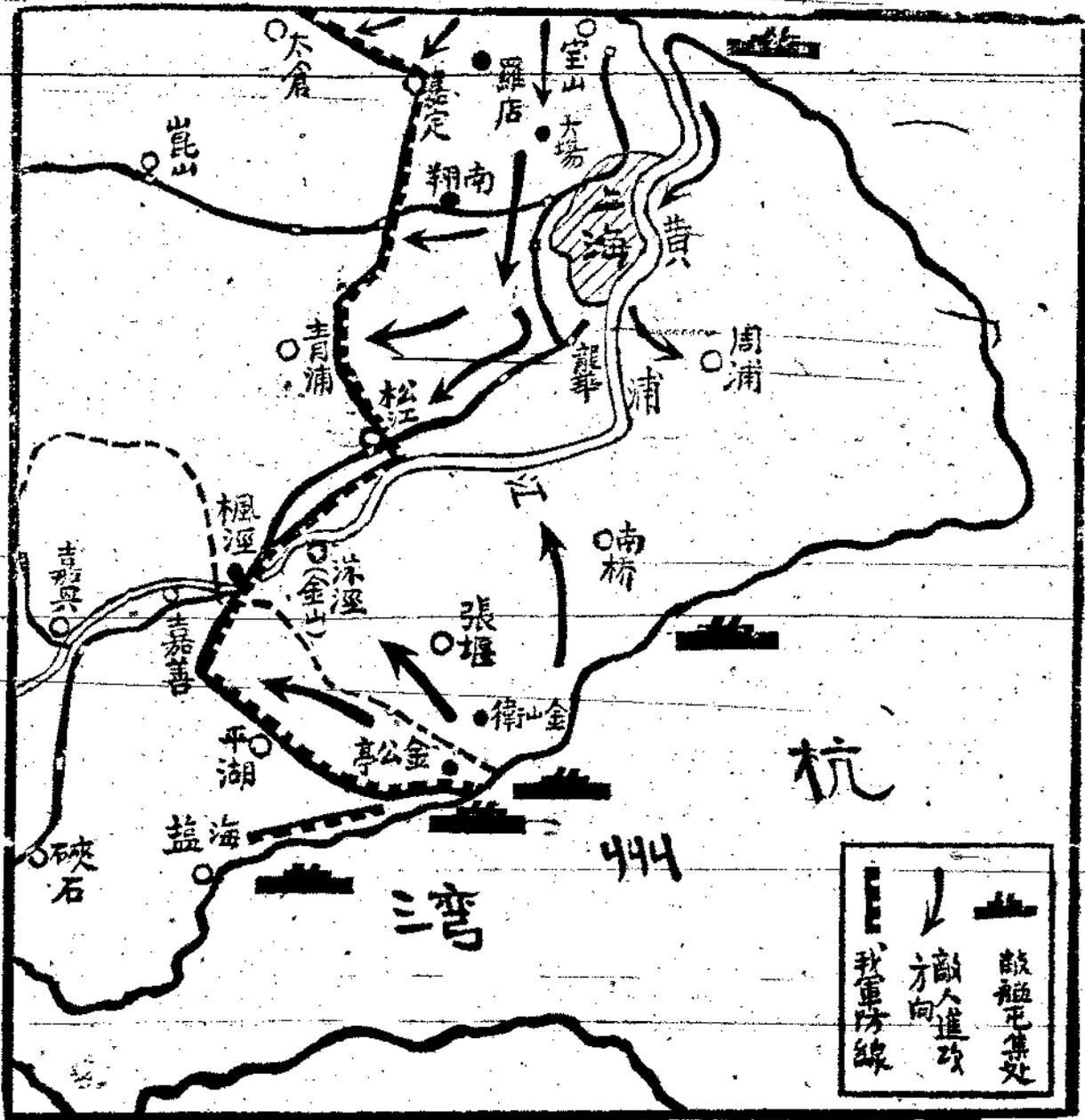
抗日問答

馮副委員長手訂

軍事委員會馮副委員長，近日親擬抗日問答十條，茲覽錄如下：

- 一、我們在為什麼要抗日呢？日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我們已忍無可忍，讓無可讓，非抗他不能生活了，所以我們非起來抗日不可。
- 二、不抗日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不抗就要當亡國奴，不備自己當亡國奴，子子孫孫都要當亡國奴的。
- 三、什麼叫做亡國奴？亡國奴就同高麗，台

東戰場新形勢圖 十一月十四日繪製



空軍北上作戰，我防空兵器感得補充，敵機因損失過大，乃不敢作遠距離之飛行及低空飛行，於是敵機始減少被擊落數目，然以平均計之，至少每日仍有一架被我擊落。總計作戰以來，敵機損失數目當在二百架以上。敵飛行員戰死者約五百餘人，生俘者約一百餘人。讀者欲知詳情，請購敵戰報社之空軍抗戰紀略。我軍俘獲之戰利品計勉強可用之飛機約有十架，



孫桐崗飛炸塘沽記

老向

十月十三日上午，飛將軍——孫桐崗率機六架轟炸塘沽。敵軍飛機被炸無算。任務圓滿完成，機五架安然返。獨飛將軍機因故障後，乘以此次真有翅難逃矣。閱四日，該機即於津浦鐵路下店車站時，飛將軍突現身指導乘客躲避轟擊掃射，始有多人知其吉人天相，絕處逢生。爰述其前後如次：

初，飛將軍與劉君自見飛機不地駕駛，知難倖免，頗形焦急。非懼死，寇未盡滅，倘非死時也。俯身下視，見白茫茫是海。劉君意共機投海，同歸於盡可也。飛將軍勉以多支持一分鐘，作最後努力。一瞬間，忽見陸地如線，勿速降落，乃一沙洲，長可二百公尺，闊百餘公尺。四圍煙波浩渺，碧水無浪，無居人，無鳥獸，僅海蚌殼，迎日發閃閃光。較之魯濱孫所至孤島，更覺荒涼。

機既着地，飛將軍等立將地圖文件及名片符號等付之焚如，餘炸彈兩枚，急拋之海中。激浪油於機翼，擬焚燒間，突有小船一艘，款乃而來，兩人握槍在手，準備殺敵或自殺，小船近岸，船夫高呼：

「你們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中國人。」

「靠不住。」船夫搖首示疑。「中國人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你瞧瞧我們的身體，麼高，中國話說得那麼好

，還是日本人嗎？我告訴你我們是飛着飛機去炸塘沽的日本人，因為飛機壞了，才落在這兒。你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我是中國人。」船夫徐徐而答，面有喜色。「你們去轟炸日本人？」

「好罷，看你們倆的模樣像是中國人，我渡你們到岸上去罷。別兒，你們倆是個荒洲，沒吃沒住，潮水一來就會淹沒，萬不能久待。你們上船罷！」

「這小子倒不罷？」劉君首先表示懷疑。「怕他什麼？咱們有槍他打死咱們一個，咱們誰不能打死他。先隨他去再說。反正在這兒是無法可想。」

於是飛將軍乃挽劉君同跨小舟。

舟行，約半里，飛將軍自付：「飛機未毀，機件尚好，如為倭寇所得，未免太失計算。」乃決定備船夫發炮回，舉火焚機，慶奏奇功毀敵八障之轟炸機一輛，於熊熊火光中，殺身成仁矣。飛將軍等為之俯首默然者久之。船夫亦頻頻噴作聲曰：「可惜了！可惜了！將軍等各取機上零件一，作為紀念，祝曰：『等平津克復，再來收拾你的屍骸，告別了，好朋友！於是乃再搖舟行。」

船既岸後，劉君問船夫曰：「你不是不是漢奸，要向日本人去報告？」

船夫怒形於色，半晌未語，憤然曰：「我看你們是中國的兩條好漢，我才肯渡你們到岸。想不到血口噴人，開口就罵人漢奸。漢奸二字算從你們給我的過河錢？」

劉君急謝過，並問其姓名，船夫曰：「既不信我，何必還問我的姓名？我告訴你，我是中國人，咱們這兒住的都是中國人，中國人永遠幫中國人的忙。二位繼續努力，你我後會有期。」語罷逕去，飛將軍等目送之，至於不見。

將軍等鵲立水畔，不知來何所，亦不知何所之。長空秋雁成行，鳴聲嘹亮，若鶴飛將軍者。身畔紅膠數盞，迎風搖曳。遠處漁村點點，可見炊煙。以望遠鏡觀之，突見七八里處有膠皮帳幕，倭寇物也。倭寇來，義不受辱，飛將軍等緊握手槍，準備先殺敵後自殺。正相視無言，則見戰士一隊可三百人，向飛機落處，搜索而來。二人急揮一截身而逃，歸舟之。

戰士追近，劉君欲開槍者屢，飛將軍止之。旋有一隊長模樣者而問：

「你們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中國人。」

「中國人怎麼跑到這兒來？」

「今天上午我們去轟炸塘沽，飛機壞了落在此地還不能。你們都來罷，他們倆是中國人。」隊長以手招其戰士。

「你們是中國人不是？」劉君又舉槍而問，飛將軍又止之，曰：「看他的意思並不惡。」

「我們都是中國人。」隊長未注意劉君之槍，向其戰士曰：「喂，原來炸塘沽的不是俄國人，是中國人。」就是他們兩位。

「中國也有飛機了！」三百健兒同聲贊嘆。劉君平射姿勢，於焉解除。飛將軍問：

「你們是那兒來的？」

「我們是塘沽公安局的水上警察。」隊長答時，欣然而笑。

「你們局長可是中國人？」
「咱們中國人爲什麼替日本人服務？」飛將軍於是乘機下毒藥，謂我侵略我土地，轟炸我全國，屠殺我同胞，姦淫我婦女，傷天害理，愈戾不如。現在

週戰況

東戰場上

一週來我軍是以極大的決心與勇氣，應付著一個極度艱苦的戰爭局面。在敵人炮火的殘酷轟炸下，戰事不致我軍佔過大的無謂犧牲，乃於廿一日退到南市，扼守浦江蘇河之新陳線。窺伺杭州灣之敵，週來復在金山衛全公亭等處登陸，沿滬杭路北進，欲圖松江，與滬甯南線之敵取得聯絡，不戰而勝。誠道以東川沙，奉賢，平潮浙蘇等境沿海各地，并西犯太湖附近各地。我軍則以大部阻敵於嘉善，連日來

血戰嘉善

敵已稍退，西犯企圖，已遭到了極大困難。蘇嘉阻爲我預定之國防線，工事堅固，配備充實。敵動員大軍四五十萬，戰艦百五十艘，飛機大炮無算，以百天的猛攻，始克得到已是一片焦土的上海。以此戰績來我國防線，當非易事。且敵愈深入，補充給養愈難，今後東戰場戰局之演進，一定是敵漸趨艱境，我則漸入坦途。自然，我們應到最後勝利之遲早，不全賴乎戰士放槍子彈之是否命中。尤視乎全面支持戰事力量之強弱爲定。在北戰場上，晉北之苦戰，無補於晉東形勢之惡劣，敵軍

包圍太原

我軍作艱苦之反攻，戰事由機大肆轟炸下，我軍仍堅守不退，直待交城，晉陽，晉溝，太谷之線新陣地布置妥善，我軍

全國抗戰，倭寇不久必被殲滅。理直氣壯，真誠動人，彼三百健兒莫不涕泗沓沓，談憤憤，咬牙切齒欲得倭寇而甘心。劉君亦爲之大感動，緊握之手拾收入鞘中矣。飛將軍復殿以結語曰：「咱們中國人爲什麼

總攻石莊

斷其正太平漢兩線聯絡，太原僅有兵力，阻我北進，日來全線戰況均烈，尤以大名之線爲甚。津浦線上，敵未入太原時，戰事極爲沉寂。十一日後，復轉入於緊張狀態，正面敵欲渡徒駭河，經遭受我重大打擊，左右翼亦激戰至烈。且有一小部，企圖偷渡黃河。日米

東北義軍

極爲活躍，時出時伏，已把西掩，不知如何措置才好。聞我某大員已由新滿洲西伯利亞入東北，指揮義軍，故義軍有嚴密之組織，靈活之戰術，敵在東北爲統治，將遭此而搖動進至粉碎的。晉北民衆，已有三十萬武裝起來了，河北山東也紛紛活躍，如此軍民合力，支持戰事，在戰爭過程中之小小挫折，此爲必有現象，萬不可過分灰心，尤不可慌張，自亂陣腳。沉着應戰，我們將四月抗戰的缺點一一改正把長處發揚其效能，就在最近，我們以前後方的切實配合，必可展開一新局面。

替日本人作走狗？」
「我有法子，諸位同志！你們若是願意，請跟着我走。一到咱們中國陣地，立刻有辦法。你們願意不？」飛將軍慷慨而實。
「願意！」三百健兒同一應聲。

時日已薄暮

赤霞半天，飛將軍將三百健兒列爲半圓，其聲震，如何警戒，如何夜行。蓋是地距滬海而南，避津浦路沿線倭寇也。稍加收拾，於三小時後，大隊南移。警察中有眷屬者十餘人，亦攜同去。隊長率一警犬，體性馴，爲後公安局長書，見飛將軍俯首帖耳，依依不去，飛將軍併稱之曰：「行行，行行，抵山東境，飛將軍電中央報告，中央立即派員接洽。三百健兒充編爲一營，開赴前線作戰，眷屬均護送後方安置，飛將軍因急於殺敵，不及候機來，攜其愛犬乘津浦客車赴京，爲十月十六日事。事至兩下店，遇寇機時，飛將軍爲實報社長管軍速遇險經過。管於新舉舉以告我，並述其感想曰：「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船夫的話大可玩味。想將來，我們收復平津並不難，收復四省亦甚易。因爲那邊有的中國人。中國人是能幫中國人的！」
二十六日十月二十六日於漢口
(轉載自新報)

抗敵週刊第十二期

發行所：貴州全省抗敵後援會
編輯者：抗敵週刊編輯委員會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本刊每期零售五元一角
長期訂閱每月連郵法幣一元